

艺术介入下的村落景观类型识别与重构研究

Research on the Type Recogni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Village Landscape Types Under Art Intervention

陈晓刚^{1,2*} 李丽娟³
CHEN Xiaogang^{1,2*} LI Lijuan³

(1.江西师范大学城市建设学院, 南昌 330022; 2.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重庆 400044; 3.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南昌 330022)

(1. College of City Construction,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China, 330022; 2.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400044; 3. College of Fine Arts,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China, 330022)

文章编号: 1000-0283(2024)11-0118-09
DOI: 10.12193/j.laing.2024.11.0118.015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志码: A
收稿日期: 2024-02-23
修回日期: 2024-05-23

摘要

村落景观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载体, 是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 具有明显的地区属性。艺术重构不仅可以提高村落景观可识别性, 还能丰富村落景观艺术形态与可持续传承发展。以“缚茧—破茧—化羽—重生”为叙述脉络, 立足于解决村落发展存在的现实问题, 提出艺术介入村落景观的干预策略; 依托空间、时间、意象三个艺术维度重新识别村落景观类型, 以此增加村落景观的可识别性; 在此基础上, 以“定、选、织、造”4方面重构村落景观艺术面貌, 激发艺术性村落景观再生活力, 为中国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艺术新视角、新实践。

关键词

艺术介入; 村落景观; 类型识别; 景观重构

Abstract

The village landscape is the material carrier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living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has obvious regional attributes. The intervention of art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recognizability of the village landscape but also enrich the art form and sustainabl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village landscape. This project takes “Bondage - Break - Transform - Rebirth” as the narrative context, based on solving the practical problems existing in village development, and puts forward the intervention strategy of art intervention in the village landscape. Relying on the three artistic dimensions of space, time, and image, the village landscape type is re-identified to increase the recognizability of the village landscape. On this basis, the four construction steps of “‘Ding,’ ‘Xuan,’ ‘Zhi,’ ‘Zao’” are used to reconstruct the artistic appearance of the village landscape,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artistic village landscape regeneration, and provide new creative perspectives and new practices for the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China.

Keywords

art intervention; village landscape; type identification; landscape reconstruction

陈晓刚

1978年生/男/江西九江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遗产保护与城市设计

李丽娟

1998年生/女/河南濮阳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遗产保护

村落景观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载体, 是当地人们价值观念和文化内涵的直观反映, 而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反映了社会生活状态, 是社会的精神劳动产品, 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内在关联性^[1-3]。然而,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村落景观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危机^[4]。本土村落景观的单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重点项目“宜居城乡景观生态规划理论与方法——以西南山地为例”(编号: 52238003);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一般项目“叙事学视角下江西红色工业遗产景观活化设计研究”(编号: YS21101); 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景观叙事视角下的工业遗产景观活化设计研究”(编号: 21YS06)

*通信作者 (Author for correspondence)
E-mail: cxg2006090268@126.com

一化^[5]致使村落景观的趣味性和观赏性先天不足；而千篇一律的现代村落景观建设更是加剧村落景观同质化^[6-6]现象。此外，对以往艺术乡建运动的研究分析发现：由于艺术家与村民之间的艺术审美差距过大，艺术家逐渐忽略景观建设中的村民主体性，极大降低村民的参与性与积极性，导致后期村落景观发展能动性不足^[7-9]。

本文就村落景观的以上难题积极寻找艺术介入下的解决策略，以“缚茧—破茧—化羽—重生”的过程展开：(1) 提出三种艺术性景观介入手段，以及三种增强村民主体性的审美干预策略，为艺术介入村落景观重构提供理论策略指导；(2) 利用艺术视角重新划分出新的村落景观类型，点明艺术介入到村落景观中的适配性，为介入村落景观的艺术重构提供可行性和合理性支撑；(3) 通过制订村落景观的4个建设步骤，以完成对艺术介入村落景观的全方位重构。总而言之，艺术介入村落景观是未来村落景观的发展方向，也是推动中国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新机遇。

1 “缚茧—破茧”：艺术介入村落景观的现实困境和干预策略

“缚，束也。束下曰缚也”。^[10]这是《说文解字》中对“缚”字的解释，其原本具有捆绑、绳索的意思，引申的意思有约束、束缚之意。村落景观中的景观单一化、同质化和村民的参与性、积极性问题，导致村落景观的艺术趣味性、可识别性、完整性受到挑战，严重束缚了村落景观的现代发展，这正是村落景观的“缚茧”所在。而艺术的介入针对村落景观的现存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正如李泽厚先生在《美学三书》中所说：“艺术是审美不同于理智制度等外在规范的

内在情感特性，但这种情感感染和陶冶又是与现实社会生活和政治状态紧密相关联的。”即利用艺术的介入手段以及干预策略，不仅能够改善村落景观生活环境，更能陶冶村民的艺术审美力，具有双重效能，即为“破茧”。村落景观“缚茧”到“破茧”的发展转变，打破了束缚村落景观发展的现实桎梏，指明了村落景观未来发展的主题方向(图1)。

1.1 艺术介入村落景观的现实困境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传统村落景观发展危机也在逐步加深。由于原始、简单的村落景观结构过于单一，减少了景观的审美趣味性，而随着村落景观同质化现象的加深，地域性特色的不断流失，致使景观的可识别性特征淡化；在村民方面，由于村民与设计者审美能力差距，艺术景观建设时村民的参与性明显降低，缺乏景观完整性。

(1) 村落景观单一化，景观趣味性不佳。随着人们对村落景观的艺术审美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断提高，传统村落景观由于其简单、粗糙的村落景观现状，在现代的多元化社会趋势下显得十分单薄。村落景观的单一化逐渐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和生活需求，缺少公众审美性和趣味性的景观空间极大影响着村落景观的现代化发展，同时又制约着传统村落景观文化的多样性和整体性发展，影响着村落景观的审美趣味性。

(2) 村落景观同质化，可识别性特征淡化。现代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原本特色各异的村落景观特征逐渐淡化。大量村落景观的建设按照现代化建设标准进行批量化拆建，引发了传统村落景观中的地域性和乡土性文化特征的割裂和断层。这些极具特色的乡土性和地域性文化正是当地村落景观中最

具有识别性的特征，是村落景观维系村民地缘感和归属感的重要因素。而一旦特有的地域文化和乡土文化缺失，当地村落景观的可识别特征便会逐渐弱化，甚至走向消失。

(3) 艺术审美力差距，村民参与性降低。村民是村落景观的主要服务对象，在村落景观中处于主导地位。而设计者与村民艺术审美之间存在水平差距，如果在设计时忽略村民在村落景观中的主体性，势必会降低村民景观建设的参与性。村民在艺术村落景观建设中被边缘化，致使村民参与性降低，主动承担艺术村落景观建设欲望不强，继而与村落景观之间的地缘感和归属感减弱，景观艺术情感建设就会受到极大挑战。

1.2 艺术介入村落景观的干预策略

“其善民心，其移风易俗”，艺术的介入提升村民的审美水平，改善村民的生活品质，村落景观的发展也就具有后生动力。艺术介入村落景观需要行之有效的干预策略来打破现存村落景观困境。因此，村落景观艺术介入策略包括景观介入手段和审美干预策略。

(1) 景观介入手段指艺术介入村落景观采用的方式，主要有艺术直接介入、艺术间接介入、艺术综合介入三种。艺术直接介入村落景观，是以较为直接的移植手段将城市公共空间建设的设计经验经过实际情况的变化，转移到村落景观建设之中的艺术介入方式；艺术间接介入村落的干预方式是一种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过程，旨在围绕着村民整个外部环境的景观变化，促进对村民审美意识观念的改变，达到以意识带动景观建设发展以及协调和连接各种景观环境资源的目的；艺术综合介入村落景观的方式，是将直接介入的即效性艺术活动与间接介入的软性环境干预因素综合起来，是一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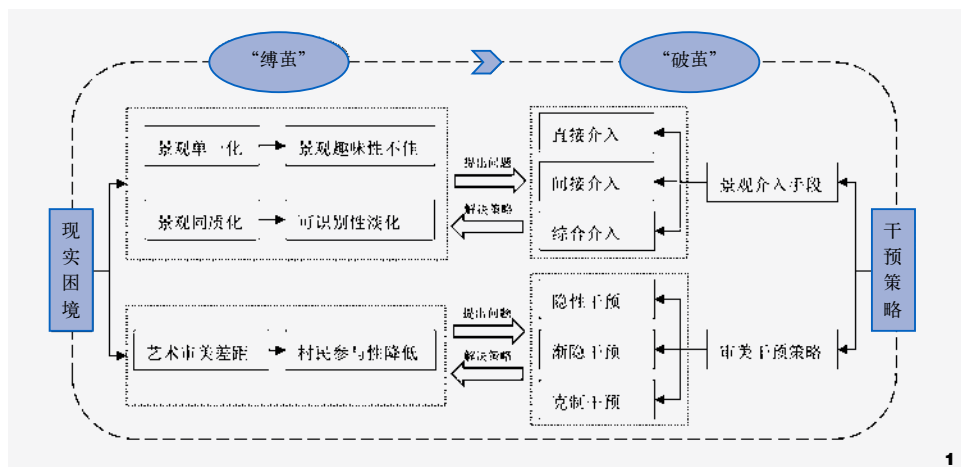


图1 艺术介入村落景观的现实困境和干预策略
Fig. 1 The practical dilemma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of art intervention in the village landscape

“双管齐下、齐头并进、相互链接”的景观构建方式。

(2) 审美干预策略主要是针对提升村民审美意识进行艺术干预过程，包括隐形干预、渐隐干预以及克制干预三种。隐形干预延伸到艺术介入村落景观中，即设计师以自身审美意识隐形传播、指导村民进行艺术活动的艺术干预方式，避免由于多次说教引起村民的反感与排斥，增强村民参与村落景观建设的热情与积极性；渐隐干预主要体现在当村民需要设计师进行艺术指导时，设计师作为辅助者、引导者的角色，可以逐渐隐退的干预性行为；克制干预是一种危机性介入方式，设计师需要克制艺术介入村落景观中出现的越位干预等现象，给予村民足够的学习空间和组织能力。通过对村民审美意识的引导和艺术熏陶，起到引领村民主动维护村落景观的作用，既发挥景观后期的能动性，又激发村民的主体性，展现艺术介入村落景观建构的必然性。总之，艺术介入村落景观的干预策略的双重效能，既要求村落景观外在的发展建设，又注重村落景观文化的现代发展，为后续村落景观的艺术介入

研究提供方法。

2 “破茧一化羽”：艺术介入下的村落景观类型与适配性

阿多诺在其著作《美学理论》中指出，“形式需要不断创新，需要时刻保持开放的动态，如若不然，僵化的形式就成为窒息艺术家创造力的纯粹理念”，这说明艺术需要不断创新其存在的形式，才能使艺术理念在现实中得到释放，称之为“化羽”。而依托于艺术介入村落景观的创新性干预策略，艺术介入村落景观类型识别就是将艺术理念和艺术审美在村落景观中进行释放，即“破茧”到“化羽”的过程。此外，基于艺术视角下的村落景观类型划分和二者的适配性研究，构成了艺术与村落景观的真实关系，为村落景观后续发展积蓄力量。

2.1 艺术介入村落景观类型识别

艺术介入下识别村落景观方式异于村落景观规划型的分类方法，是利用艺术形象存在方式进行村落景观识别的新型分类方式，为重构村落景观提供建设方向。艺术形象存

在下的村落景观是以感性的方式延续和保存理性景观的存在类型，以艺术审美视角识别出村落景观艺术类型。因此，介入艺术视角识别出三大景观类型，即空间艺术景观、时间艺术景观和意象艺术景观(表1)。

2.1.1 空间艺术景观

根据村落景观构成艺术空间存在方式，空间艺术景观类型可分为三大方面，分别是宏观层面的肌理艺术景观、中观层面的乡土艺术景观、微观层面的材质艺术景观。(1) 肌理艺术景观包括自然与周边村落景观环境形成的村域景观肌理，村落建筑、沟渠、牌坊等人文符号的村落景观肌理，以及庭院门头、照壁、青砖灰瓦等一系列院落景观肌理。(2) 乡土艺术景观是对传统村落景观的恢复与保护，也是对乡土文化的保留与认同，利用乡土情怀打造出村落景观地方依恋空间是艺术介入村落景观建构的重要方式。(3) 材质艺术景观主要侧重于不同的材料塑造不同的景观风格，以地面铺装艺术为例，运用鹅卵石、彩色玻璃、方砖等建筑材料将提取的本土历史文化，以及民俗传说元素或文化字符转化成图案符号，进行地铺艺术创作，从而形成独特的传统与现代相碰撞的艺术景观空间。

2.1.2 时间艺术景观

正如伽达默尔所说，“艺术的万神庙并非一种把自身呈现给纯粹审美意识的无时间的现时性，而是历史地实现自身的人类精神的集体业绩”，这表明时间的艺术性不仅塑造着历史，又寄存于构建历史的主体物之中。因此，时间艺术景观演绎具有极强的流动感和艺术表现弹性。一方面，时间艺术景观保留了村落景观发展变迁历史和文化变革过程的

表1 艺术介入下的村落景观类型识别
Tab. 1 Identification of village landscape types under artistic intervention

村落景观类型 Village landscape types	识别内容 Identified content	村落景观特征 Village landscape character	图示 Illustrations
空间艺术景观	肌理景观	地域环境、村落建筑、青砖灰瓦等	
	乡土景观	窑洞、客家土楼等特色乡土建筑	
	材质景观	鹅卵石、玻璃、方砖等	
时间艺术景观	历史文化景观	祠堂、宗庙等	
	多功能景观	戏台、村落图书馆、民俗文化馆等	
意象艺术景观	隐喻景观	景观小品、雕塑等	

完整性，如村落景观中的宗庙、祠堂等充满世袭传承的传统文化，无不体现着时间艺术景观的魅力。此外，现代的时间艺术景观还包括村史图书馆、档案馆以及传统村落博物馆，时间艺术景观展现出的时间包容性以及艺术展示方式的开放性，在很大程度上保留

了传统的行为活动和原本的民俗文化。另一方面，时间艺术景观扮演着多功能景观的角色，如村落戏台、村落图书馆、民俗文化馆等，既可以充当村民娱乐休闲的场所，又能满足村落景观中的公共空间功能，赋予了同一个场所的多种功能。

2.1.3 意象艺术景观

意象艺术景观是富含隐喻意味的景观艺术，注重艺术景观空间的意象氛围营造，通常具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景观语义。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描述到：“一般形式美经常是静止的、程式化、规格化和失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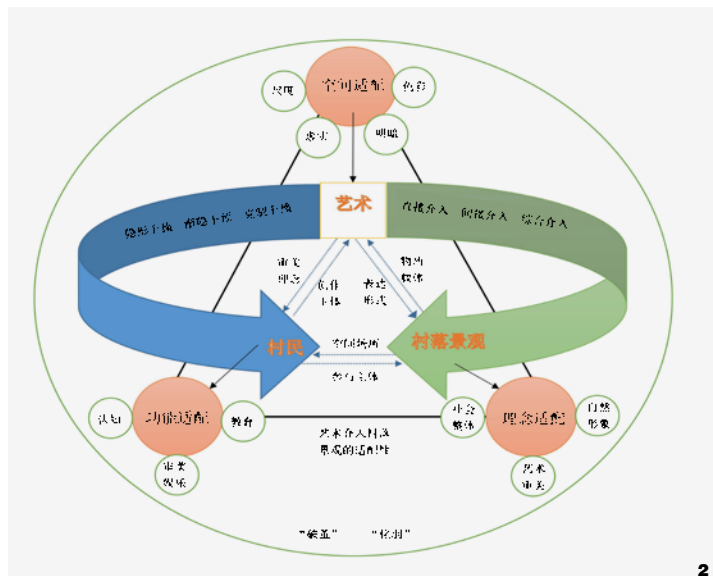


图2 艺术介入村落景观的适配性
Fig. 2 The adaptation of artistic involvement in the village landscape

现实生命感、力量感的东西，‘有意味的东西’则恰恰相反，它是活生生的、流动的、富有生命暗示和表现力量的美。”^[11]因此，“有意味的景象”正是村落景观空间营造的灵魂所在。意象艺术景观表现在村域景观布局上是较为特殊的艺术布局形式，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传统风水理念密切相关，如鱼脊型、龟壳状布局形态，有祈福安宁、多子长寿的隐喻意味。另外，意象艺术景观在村落景观作品上，表现为传达审美理念的植物配置、雕塑、建筑形态、景观小品等，具有较强的艺术审美意识的传播性，这对于提升村民的审美能力有着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作用。

2.2 艺术介入村落景观的适配性

艺术介入村落景观是以艺术审美理念为基础的景观具象表达形式，作为物质载体的村落景观为村民艺术创作提供空间场所，艺术、村落景观、村民三者之间存在着内在适配性(图2)。艺术与村落景观相结合识别出的空间艺术景观、时间艺术景观、意象空间景观三大村落景观类型，赋予村落景观空间美学意义、功能价值、理念内涵。艺术介入村落景观的空间适配性、功能适配性、理念适配性，为重构村落景观面貌提供了理论支撑。

(1) 空间适配性。艺术与村落景观的空间适配性来源于艺术空间美学及景观空间美学的理念互通互融。艺术中的明暗、虚实、尺度、

色彩等空间构成要素，与村落景观空间营造方式不谋而合。在艺术审美空间上，艺术将村落景观平面空间的基本元素和景观构成要素整合统一，保障了村落景观艺术空间观的可识别性和完整性；在村落景观空间上，村落景观结合艺术空间构建的形式美法则，突出村落景观空间的艺术性和趣味性。艺术与村落景观的空间适配性为艺术重构村落景观空间的合理性提出了理论依据。

(2) 功能适配性。艺术介入村落景观的功能适配性体现在满足村民的功能需求方面。在认知功能上，村民通过介入村落景观的艺术活动更加深刻地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历史，艺术活动中的艺术作品反映村落历史和文化特色，增强村民的认知功能。在教育功能上，艺术家对于艺术作品的情感灌注，潜移默化的教育影响着村民和参观者，这种艺术隐形干预的方式提升村民的审美意识，加强村落景观的教育功能。在审美娱乐功能上，村落景观中的艺术性为村民以及参观者提供了精神上的放松和愉悦，满足人们的心理精神需要，通过艺术创作或艺术表演活动得到在现实世界无法完成的满足，具有缓解社会焦虑的功能。

(3) 理念适配性。二者的设计理念适配性是艺术介入村落景观的精神支撑，主要包括社会整体理念、自然形象理念、艺术审美理念。社会整体理念指的是村落景观具备的社会公共性和村落景观环境的整体性理念，是艺术介入下村落景观统筹全局贯穿景观节点的重要理论支撑；自然形象理念是艺术介入村落景观艺术作品的艺术形象，需要自然、生动、具体并且具有一定审美观赏性的设计理念；艺术审美理念要求设计者对村落景观设计时必须牢牢把握艺术本质，务求村落景观表现具有艺术审美性质，达到艺术形式与审美内容的谐和统一。

3 “化羽—重生”：艺术介入下村落景观重新构建

施立峻^[12]在谈论阿多诺美学中的“美”与“艺术”时描述到：“当艺术作品被审美地加以观照和把握的时候，艺术作品便不再是一种客观的外在物，而成为连接事物与审美主体经验世界的媒介或特有通道。”这说明艺术不仅仅是一种意识的外在表现形式，还担负了建设村落景观的非艺术化使命，即“化羽”到“重生”的蜕变。艺术对村落景观来说，村落景观需要利用艺术的介入来实现其现代转型，重新建立促进其良性发展的景观类型。此外，对于村民而言，艺术的介入对村民审美意识也产生冲击，有助于村民审美意识的重新建立。因此，艺术介入村落景观重构可以从“定”“选”“织”“造”4方面着手建设。

3.1 “定”：艺术村落景观主题原则

“定”字在《说文解字》中本是安定之意，因安定意味着不变化，便有了稳定、固定、确定等义，又因确定艺术村落景观主题是构建艺术村落景观的首要步骤，所以艺术介入村落景观的重新架构需要稳定不变的主题定位原则来保证村落景观的完整性，以引导村落景观的整体空间设计。艺术村落景观主要有艺术性、地域性、情景性、参与性4个主题定位原则。

(1) 艺术性原则。艺术性是艺术介入下村落景观建设的核心主题，也是重新构建村落景观的主题性原则。艺术性原则应用在村落景观建设中，是一种“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思想碰撞，艺术的理想原则和美学审美落地于村落景观类型现实建构是现代村落景观发展道路的新尝试，准确把握艺术性这一核心原则，是打破村落景观类型单一化的关键所在，有助于促进艺术性村落景观朝向本土化和民俗化方向发展，加强村落景观中的艺术趣味性。

(2) 地域性原则。地域性是防止村落本土景观地域文化流失的关键性主题原则。艺术介入下的村落景观重新建设应深深扎根于本土文化与地方特色，依托自然地形、民族习惯、村落建筑，深度挖掘具有当地风土人情的艺术作品，在保留乡土景观特征地域性的同时提升村民对于艺术介入村落景观建设的认同感与地方依恋感。艺术介入下的村落景观重新建构需要以地域性主题原则为情感依托，以避免村落景观“千村一面”现象的发生，增强村落景观可识别特征。

(3) 情境性原则。情境性原则对村落景观艺术空间情感化表达起着辅助性作用。艺术景观情境性安排能够使村落景观产生戏剧性叙述故事，通过紧凑松弛的故事情

节和张弛有度的景观叙事，赋予村落景观情感类软性元素，引导人们沉浸入村落景观的情节之中，从而引起参观者情感共鸣。情境性原则加深村落景观空间与参观者情感的链接，加强景观情境化体验，保证村落景观的艺术趣味性，是重构艺术村落景观的重要表达方式。

(4) 参与性原则。艺术家邀请村民共同践行艺术作品的创作方式，唤醒村民对村落景观的建设参与性，深刻体验到个体价值存在感，让村民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艺术作品创作与村落景观建设中，承担村落景观建设的主体性角色，在提升艺术文化素养和艺术创作水平的同时增强村民的文化归属感和民族自信心。村民主动参与村落景观建设的热情是重新构建艺术村落景观的发展基础，更是艺术村落景观后期发展的力量源泉，推动村落景观持续全面发展。

3.2 “选”：艺术村落景观建设要素

“选”字的本义就是挑拣、选择之意，选择艺术介入下的村落景观建设要素是构成村落艺术整体的关键内容。艺术介入下的村落景观实际上属于诸多景观要素组合。重新构建艺术村落景观要从识别出的村落景观类型中选取村落景观建设要素，给予村落景观全新的审美更新与结构转变，从而传递艺术村落景观新型价值理念和空间信息。选择的艺术介入村落景观建设要素主要有环境选址、空间格局、院落布局、民俗文化4种。

3.2.1 环境选址

环境因素是“以人为之美入天然”的不可或缺的艺术村落基础景观要素。艺术介入村落景观讲究因地制宜、因势而造，古代传统文化风水中也讲究“择山而安、逐水而

居”，如安徽渔梁村是合理依靠河流而形成的具有独特艺术形态的传统村落（图3-a），其位置紧靠新安江，村落整体格局形态宛若“鱼”形，象征着因水运商业应运而生的传统村落，合理利用原有场地肌理，如村落周边环境、地形地貌以及山川河流的地形走势，充分尊重本土生态环境，设计建设具有生态美、自然美的大地艺术景观。在重构艺术村落景观空间时，环境要素的艺术性处理能够很大程度上改善村落景观环境现状，如艺术农田、生态林地、湿地保护美化，这是村落景观生态构建的关键要素，也是选取环境要素作为艺术介入村落景观重构要素的价值所在。

3.2.2 空间格局

传统村落景观的空间形态和街巷格局是根据村民实际需求自发产生的，这种“反设计”是在没有强烈造景意识的情境下生成的，其合理性远远超过刻意的设计。艺术性的村落景观要求保留乡土街巷和乡土道路，讲究顺势而为、和谐造景，以安徽渔梁村的“鱼”形村落空间格局为例（图3-b）分析，渔梁村“鱼”头为渔梁小学，代表以文化知识引领族群，“鱼”肚被鱼鳞街贯穿并衍生出数条巷道宛若鱼刺，“鱼”脊紧靠新安江为货物船坞停靠渡口，“鱼”尾有白云禅院是人们愿望寄托和静心场所，村落整体布局形态生动形象充满艺术趣味性。适当地人为干预造景也是必然的，李成在《山水诀》中道：“先立宾主之位，决定远近之形，然后穿凿景物，摆布高低”^[13]，将艺术化、符号化的乡土小品合理布局是保留村落景观可识别特征的重要手段，不仅可以传播村落历史文化和乡土记忆，还可以丰富村落景观类型和景观样式，增加村落景观空间布局层面



图3 安徽渔梁村景观建设要素
Fig. 3 Landscape construction elements of Yuliang Village in Anhui Province

的艺术趣味性和俏皮感，突出传统村落景观的艺术美及和谐美。

3.2.3 院落布局

院落是最为直接体现中国传统哲学和伦理思想的建筑，同时也反映传统村落中“理与情”交融的文化特色。艺术介入院落景观强调建筑的装饰造型、色彩材质、植物布置的运用，同样以渔梁村院落陈设布局为例(图3-c)，渔梁村徽商文化浓厚，店铺布局陈设更加注重聚财和气的风水思想，如四水归堂的建筑格局、吉祥如意的铜钱纹样以及庭院内摆放的鱼缸都代表着徽商文化中的风水观念。而在渔梁村村落景观的建设中，正是提取渔梁村院落“鱼形”等建筑装饰造型图案和“木、灰、红”等建筑色彩，形成本地

村落独特的地域色彩造型体系，将传统建筑中“素雅”的设计偏好和现代材料合成技术合理运用到村落景观设计上，打造传统与现代碰撞的艺术村落空间，增加渔梁村审美欣赏价值和旅游经济价值。此外，在构建艺术村落景观时融入植物要素，更容易勾勒院落景观中的隐喻意味，突出院落景观中存在的文化价值内涵，结合乡土植物配置有助于构建主次分明、错落有致的院落景观布局。

3.2.4 民俗文化

相较于上述三种显性地方景观要素，民俗文化景观具有村落景观的隐性地方性特征，是催生乡土文明，铸就村落传统文化的精神灵魂。民俗文化景观主要包括民俗活动景观、民俗礼仪景观、民俗艺术景观等，如

杂技表演、婚嫁、丧葬、戏腔等特色民俗景观，将其运用到艺术村落景观建设中，增加村落景观的可观性、可读性、可赏性(图3-d)。艺术介入村落景观旨在尊重当地传统民俗艺术文化的基础上，更新发展现代艺术性村落景观，延续当地地域文化景观形象。此外，民俗艺术性活动一方面提高村民使用者对村落景观的核心凝聚力，另一方面，体验性的艺术活动增加情景引导性和趣味参与性，有助于加深参观者对当地地域性文化的思考 and 了解。

3.3 “织”：艺术村落景观参观路径

“织”原本是制作布帛的意思，引申为编织、搜罗、组织等意，组织艺术村落景观参观路径是构建艺术性村落景观至关重要的一环。艺术村落景观的路径组织是在景观主题确定以及景观要素选取后的前提上进行的，在村落景观的路径组织设计上要有的放矢，安排好关键节点的重点设计，重点关注各个景观节点和不同功能分区之间的交通流线关系编排，达到“数径相通，或藏或露”的艺术路径组织效果。艺术视角下的村落景观新型路径设计主要分为静态路径和动态路径两种组织方式。

(1) 静态路径组织。静态路径组织是从艺术物化形式的静态空间中延伸出的景观路径组织方式。在重构的村落景观中静态路径设计链接的景观节点主要包括艺术物化的静态艺术作品，如景观雕塑、乡土小品、艺术绘画、特色建筑等村落景观节点，重要静态景观节点与次要景观节点的相互连接生成艺术性的静态参观路径。

(2) 动态路径组织。村落景观中的动态路径组织也是从艺术物化形式中引申出来的，却有别于静态路径组织。动态路径组

织是将村落景观中的艺术民俗活动进行景观节点连接，从而构建村落景观中极具创新性的组织路径，动态的艺术村落景观包括戏剧表演、游乐设施、农产品采集等能活动起来的景观节点，将具有参与互动性的景观节点进行串联。

3.4 “造”：艺术村落景观感性空间

“造”，就也，原本有拜访、造就、创造之意，这里取用原意，造就艺术村落景观感性空间是艺术介入村落景观下的氛围烘托。正如《文心雕龙·物色》中提到：“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啾啾逐黄鸟之声，嘒嘒学草虫之韵”^[14]，即人们受到客观事物的影响沉浸在已经构建完整的景观空间中，随着景物的变化结合自己的情感而引发不同的联想和思考。换言之，村落景观空间的艺术氛围营造与感官美学息息相关，借用视觉艺术、听觉艺术、嗅觉艺术、触觉艺术重新进行艺术介入下的村落景观空间营造，有助于村落景观艺术重构。

(1) 视觉艺术。视觉艺术主要强调的是人的主体感受，视觉属性上的平视、俯视、仰视都对景观空间有不同的思考，村落景观空间中的视觉艺术处理依赖于艺术作品的造型形式、色彩感知、光线变化、空间虚实等方面。因此，设计者可以利用视觉艺术属性对村落景观空间进行艺术上的竖向设计，并结合灯光照明赋予景观空间更加多变丰富的视觉体验，感受视觉艺术为村落景观空间带来的浪漫氛围以及艺术文化特色，增强村落景观艺术魅力。

(2) 听觉艺术。仅次于视觉艺术，听觉艺术也是建构村落景观空间感情的艺术处理方式，听觉艺术包括自然之声与人工之声的艺术塑造。“月声江声”“山水声”“鸟禽声”“风声”等自然之声的合理运用有助于艺术村落空间的营造，参观者可以充分感受到“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自然之境，直接触动观者心灵。相较而言，人工之声的空间感染力会更加强烈，艺术建设者可以借助艺术民俗活动媒介，例如具有村落文化意义的鼓点、乐声，听觉艺术可以围绕艺术介入的空间文化主题做定向的村落景观氛围营造，听觉艺术是艺术村落景观的重要的可识别特征。

(3) 嗅觉艺术。嗅觉艺术的氛围营造建设主要依靠有气味的花草植物来实现，正如《曲水荷香》中“镜面铺霞锦，芳飏习习轻，花常留待赏，香是远来清”的扑面而来的香气般，通过不同村落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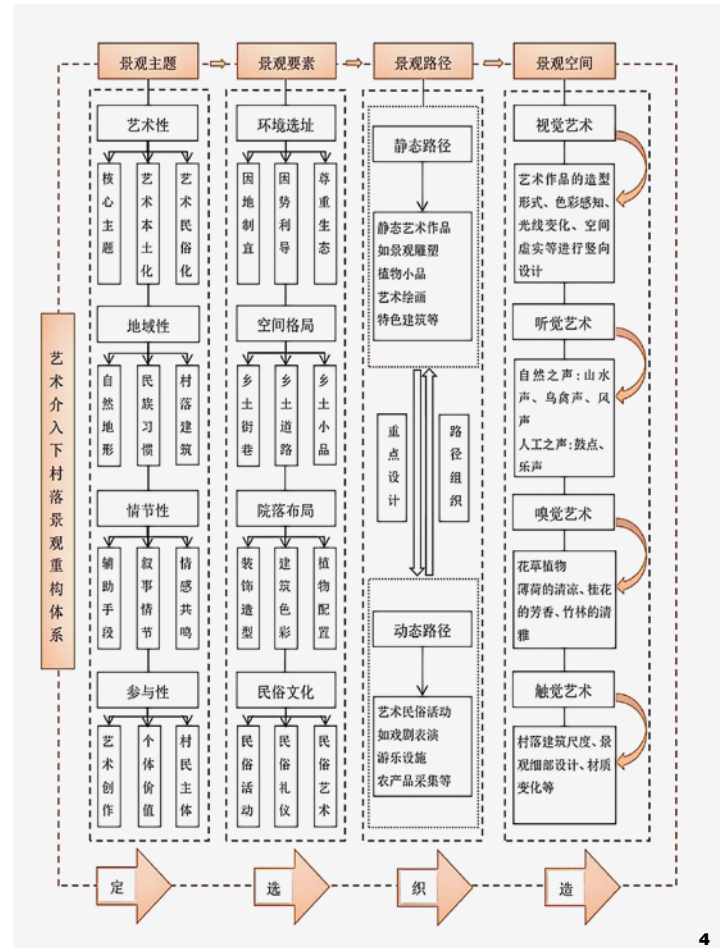


图4 艺术介入下村落景观重新构建
Fig. 4 Reconstruction of the village landscape under artistic intervention

景观节点以及文化功能景观，结合不同气味的花草植物推动不同空间氛围的深入。艺术村落景观重新建设可以通过薄荷的清凉、桂花的芳香、竹林的清雅的嗅觉辅助，使参观者加深空间场景的体验感，增强参观主体和村落景观空间之间的情感共鸣。

(4) 触觉艺术。触觉艺术感知是人类感知方式中最接近身体力度的体验方式，也是重新建设村落景观重要的感官途径。在艺术介入村落景观空间中对触觉感知的运用，不仅局限于村落景观建筑面层的处理，也会延伸到建筑细部设计以及建筑材质变化上，激发参观者强烈的触觉感知，增强参观者对于艺术村落景观真实参与感和艺术互动感，触觉艺术运用到艺术村落景观建设上可以有效盘活村落景观空间氛围，加深参观者情感触动和情感记忆，助力村落景观全面发展。

4 结论

艺术介入乡建只是诸多乡建方式中的一类，是一种特殊的思想与行动的方式^[16]，艺术介入村落景观是未来村落景观的发展方向。村落景观在经历缚茧的过程后，艺术的介入促进其破茧化羽的转变，重新予以新的生命力和活力。艺术重构下的村落景观类型，其创新性的外在表现方式承担着非艺术化的历史使命，维系着村落景观文化的可持续传承。基于以上研究，本文主要得出以下几点重要结论：

(1) 艺术重构村落景观包含三种村落景观介入方式和三种艺术审美干预策略。依据艺术审美理念和景观建设方法提出的艺术直接介入、艺术间接介入、艺术综合介入三种村落景观介入方式，其强调通过景观的直接移植和环境的间接影响，解决村落景观艺术趣味性不佳和可识别特征淡化的现实问题。而就艺术家与村民审美能力差距较大的问题提出了隐形干预、渐隐干预、克制干预三种艺术审美干预策略，其中明确指出艺术家改善村民审美水平可采用的软性干预策略，将建设村落景观的主体性归还给村民本身，增强村民建设村落景观的积极性和参与性，推动艺术更加自然地融入村民生活。

(2) 基于艺术分类的现代逻辑重新划分出空间艺术景观、时间艺术景观、意象艺术景观三大村落景观类型。基于塔塔尔凯维奇在“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对美学概念的详述分类，将村落景观作为研究对象，从艺术审美视角，重新划分村落景观类型。这有效整合了村落景观中的价值资源，使其运用感性的艺术方式保留理性的村落景观，赋予村落景观空间美学意义、功能价值和理念内涵，证明艺术介入策略的合理性及适配性，并为重构丰富多元化的村落景观空间提供明

确的可识别特征。

(3) 在村落景观建设上提出艺术重构村落景观“定、选、织、造”4个建设步骤。艺术重构下的村落景观空间融入了景观建设要素和感性工学理论，村落景观建设步骤清晰明确，即保证其在确定的艺术性、地域性、情境性和参与性主题原则上，合理利用环境选址、空间格局、院落布局、民俗文化4种理性的村落景观建设要素进行景观节点建设，进而将其组织编排成为有序的动静态景观参观路线，并引入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感官艺术方式，造就极具艺术性和趣味性的感性村落景观空间。

5 展望

村落景观的艺术介入既具有理论策略指导意义又具有极强的应用价值。在村落景观建设方面，利用艺术介入手段完善的村落景观基本设施建设，利于改善村落景观空间结构和生态环境，保障使用者的基本生活需求；在村落景观保护方面，其承担了保护当地地域性文化和历史文化景观遗产的重任。对艺术家和村民来说，以艺术家与村民共同建设村落景观的方式，激发村民的景观建设参与性，使村民在村落景观中的主体性地位得以彰显。就政府和企业而言，主动提供人力、财力、物力推动艺术介入村落景观建设，有助于优化村落治理结构，提升艺术产业变现能力，有助于促进村落景观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

诚然，中国在艺术介入村落景观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艺术介入本地景观建设仍有较大研究空间。不可否认的是艺术终是村落景观建构的新道路和未来发展方向，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发展趋势。村落景观的艺术介入是未来村落景观发展的新型

研究方向，其中包含的更加详尽全面的景观类型和艺术要素仍需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中不断更新、归纳和整合。艺术重构村落景观的可持续设计需更多研究者继续推陈出新、砥砺前行，以期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添砖加瓦。

注：图3和表1图示源自www.baidu.com，其余图片均由作者绘制。

参考文献

- [1] 彭吉象. 艺术学概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2] 西奥多·阿多诺. 美学理论[M]. 王珂平, 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 [3] 塔塔尔凯维奇. 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M]. 刘文潭,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 [4] 渠岩. 乡村危机, 艺术何为?[J]. 美术观察, 2019(01): 6-8.
- [5] 顾燕, 姚准. 解读乡村景观的同质性——以福建土楼为例[J]. 规划师, 2007(07): 96-98.
- [6] 刘奔腾, 董卫. 同质化背景下村镇特色空间保护——以赤岸为例[J]. 现代城市研究, 2010, 25(04): 58-62.
- [7] 梁漱溟. 乡村建设运动[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 [8] 渠岩. 艺术乡建: 中国乡村建设的第三条路径[J]. 民族艺术, 2020(03): 14-19.
- [9] 梁钦东, 周飞舟, 渠敬东, 等. 乡村振兴: 跨界构建与文化自觉[J]. 新文科教育研究, 2022(03): 102-140.
- [10] 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 [11] 李泽厚. 美学三书[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
- [12] 施立峻. 阿多诺美学中的“美”与“艺术”——以《启蒙辩证法》与《美学理论》之间关系的辩证解读为视角[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41(02): 103-109.
- [13] 孟兆祯. 园衍[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2.
- [14] 刘勰. 文心雕龙注释[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15] 左靖. 碧山、茅贡及景迈山——三种文艺乡建模式的探索[J]. 美术观察, 2019(01): 12-14.